



旅韩随笔

傅德岷 撰 重庆出版社



旅 韩 随 笔

傅德岷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王心富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刘黎东

傅德岷 著

旅 韩 随 笔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 经销 蓬安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4 字数 67 千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66—2530—8/I·505

定价:2.40元



傅德岷，教授，散文理论家，作家。1937年农历5月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60年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93年4月后调至渝州大学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散文与旅游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已正式出版理论专著《散文艺术论》、《散文创作与审美》、《写作初步》和长篇小说《魂荡华蓥——“双枪老太婆”前传》等，主编《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等散文与其它读物10余种。

序

方 敏

这本书的作者傅德岷酷爱散文，从事散文艺术研究已非一日。他自己说是“十年一梦”，而且还是在寒窗里做的吧，做得好苦，而又真是自觉其苦中有乐。一旦请柬自黄海彼岸飞来，有缘应邀参加韩国随笔文友会于成立十周年之际举行的小型国际散文研讨会，不禁感到格外欢喜。从汉城开完会回来，便乘兴一连写出好多篇旅韩随笔，编成了这本书。

韩国随笔文友会是 1981 年由资深散文家成立的以文会友的社团。“以文会友”，旨哉斯言！现在，更要扩大开来，办一次国际研讨会，超出国界的以文会友，以散文会东方中、韩、日三国的文友，对三国散文艺术进行国际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一同探讨，互相启发和借鉴，吸收众长，融会贯通，共筑东方现代散文艺术的高塔。中国与韩、日两国都是一水相连的邻邦，自古以来都有着亲密的文化关系，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谊。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和韩国的文友热情友好，共聚一

堂，畅抒高见，发扬学术。开这个研讨会简直可以说就是享有一次精神盛宴。现今西方社会不少人因欣赏东方美食而语妙天下：“为了你的健康，拿起筷子来。”好，就让文友们为东方现代散文事业的美好前景举箸吧。

会议圆满结束后的参观游览活动也安排得不错，丰富多彩，饶有意味。主人情致殷殷，一心想要把自己所有的好的都拿出来让客人高兴地见到，客人兴致勃勃，什么稀奇都渴望瞧瞧。于是，去过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民俗村，去过了深具历史意义的景福宫和博物馆，去过了黄海滨的新兴安山市，又还去了永远放置着从圣火引燃的光耀的铜镬的奥运村。

作者在汉城不过短短几天，而感受倒是不少。归来以后，想向人说的很多，他便热衷地将他不久才经历的各种情景的新鲜印象连忙写成一篇篇的随笔。有盛会速写，有人物素描，有风光即景，也有旅途剪影。这样的随笔并不一定好写，作者可写出来了，写得具体，写得热闹。

随笔，在散文中在韩国是受重视的，不然他们为什么要特意成立一个韩国随笔文友会呢？中国现代散文已早就有了随笔，大家知道，远在六十年之前丰子恺先生就已写随笔，而且还出了《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等集子，明打出随笔的旗

号，快人快事。

作者说他写的是些随笔，既然是随笔，这本书就叫做《旅韩随笔》，或者《访韩随笔》吧。

我想，笔者随笔，读者便可以随读，那就只好让读者随意了。

1992年9月13日

目 录

序.....	方 岚(1)
海外“请柬”.....	(1)
太空飞鸿.....	(6)
启德一夜	(10)
在台北机场	(14)
油画的城市	(18)
湖岩情暖	(24)
不灭的“圣火”	(31)
民俗村采风	(35)
“蒙娜丽莎”的晚餐	(41)
高丽大学的美	(46)
好客的女主人	(52)
才子与诗人	(56)
半个中国人	(60)
严肃的学者	(65)
张晓风印象	(69)
郑明蜊素描	(73)
漫步大学路	(77)

景福宫与博物馆	(81)
黄海滩观光	(86)
依依别汉城	(91)
香港掠影	(96)
“苦命人”的笑	(104)
剪不断的情丝	(108)
再见,香港	(113)

[附录]

逆水行舟,功在不舍

——记散文理论家、作家傅德岷…… 罗湘浦(118)

后 记……… (132)

海 外“请柬”

黄海彼岸飞来了一封“请柬”。

载着大海的风雨，载着太阳的暖气，到了我手里，已是马年（1990）的岁尾了。那天，我刚参加全国“神州杯”旅游散文征文颁奖大会归来，拆开一看，是韩国随笔文友会邀请我参加将在汉城召开的“韩中日国际散文研讨会”的。“请柬”上写道：

我们韩国·随笔文友会系由韩国的资深散文家以文会友的社团，曾于1981年成立在汉城的，明年就是成立十周年。本会为了纪念这十周年的日子，决定举办小型的国际散文研讨会。经过我们的策划与审议，敬邀先生以院士身份莅临大会，并请宣读论文；大会期间（1991、8、23—25）之馔宿交通与来回机票，全由本会负责招待，希望接受我们的邀请。

本会为了东方三国之间的散文交流与了解，定期会议主题为：“东方现代散文之地位与展望”（副题：怎样的散文，才获得好评？）固然先生之论文，应以当地国家的现代散文为范围……

顺祝
新年愉快！

韩国·随笔文友会会长
金泰吉

1990年12月13日

这是一封友谊的“请柬”，这是交流东方散文创作和研究成果的“请柬”，我珍惜地把它放入信袋里。

自古以来，我国广义的散文（相对于韵文的）不只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而且是儒、释、道文化传播的载体。先秦诸子，两汉魏晋，唐宋明清，“五四”新文化运动，散文都得到了相当的繁荣和发展，有着辉煌的成就，并远播于东方各国。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生活激发了散文家们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他们以散文去表现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时代，去反映和讴歌中国人民新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新时期（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加

强，创作环境改善，散文家们心灵解放，散文创作和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抒情、记叙、议论、随笔、游记、回忆录、“诗散文”以及散文评论，都呈现出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系统和绚丽璀璨的多元景观。

我热爱散文。早在幼年读塾馆时，便在古代散文的熏陶下，领略了《陈情表》（李密）、《祭十二郎文》（韩愈）的挚情，《出师表》（诸葛亮）的忠贞，《岳阳楼记》（范仲淹）的忧乐……，我深深地爱上了散文！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我又大量阅读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朱自清、何其芳、吴伯箫等的散文，我觉得散文同作者的心灵贴得那么紧，与时代的脉搏扣得那么密。它的情是那么真，那么浓；它的思是那么深刻，那么精粹；它的文辞是那么自然，那么美！我不但爱散文，而且练习写散文！1952年春天，我在成都的《工商导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新风》，就是幼稚的散文。我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散文，是80年代春天的事。为了弥补“文革”十年荒芜的岁月，我沉入散文的海洋里，主持编著、出版了《散文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欣赏》、《中外散文名篇鉴赏辞典》等书，并进而对散文作深层的理论研究。我搜集资料，摘抄卡片。经过艰苦的酝酿与构思，我决定从散文学的角度来建立散文艺术

的理论框架，纵横联系，探寻我国现代散文创作和发展的规律，并以现代观念烛照一些传统的散文理论，提出自己一些新看法。三年辛勤的劳作，终于换来了三十多万字的《散文艺术论》一书。此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想不到竟得到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青年的好评。为了及时总结新时期散文创作的新鲜经验，我又以随笔形式，深入浅出，写了《散文创作与审美》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同时，还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散文研究的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尽管被人誉为“对于建立‘散文学’，具有开创和奠基的意义”，^①台湾散文理论家郑明娟教授也认为《散文艺术论》“堪称中国大陆第一本为现代散文建构系统理论的专书。”^②但面对我国散文这片汪洋大海，我作的工作实在是微乎其微，不过是沧海中之一粟而已！

为了参加将在汉城召开的“国际散文研讨会”，我进行了积极而认真的准备。除了办理有关出国手续外，我集中思考提交大会宣读的论文。我想中、韩两国虽然水天相连，自古就有广泛的接触和交往，但不幸的是曾经隔阻，互不往来。因

^① 张厚明：《建立“散文学”的新尝试》、《旅游文学与散文》3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② 郑明娟：《现代散文构成论》275页，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3月初版。

此，介绍、宣传我国现代散文，尤其是新时期散文创作和研究的新崛起，是十分必要的。于是，我决定写《中国新时期散文概览》一文。此文由三大块组成：（1）作家：“五世同堂”的并存共荣；（2）理论：各逞雄长的众家崛起；（3）作品：蔚为壮观的“风景线”。同时，请国画家羊放先生画了一幅《夔门天下雄》的山水画，作为向大会赠送的礼品。

八月上旬，收到韩国随笔文友会的财政保证书。

仿佛一切都准备就绪，只待起程了。我摊开地图，眼望烟波浩淼的黄海，我的心也涌动起来
.....

我等待着飞往黄海彼岸的一天。

太 空 飞 鸿

你还在机场翘首送我吗？亲爱的！

飞机顶着八月的骄阳，从山城腾空而起，穿云破雾，现在已进入一万米的高空了。我的心也由忐忑不安而平静下来。离家前，你问我：“你怎么总是不宁呢？”我嫣然而笑，没有回答。确实，那几天心里颇不平静。此次韩国“随笔文友会”邀请我同林非先生去汉城参加“韩、中、日国际散文研讨会”，我是高兴的。在天府盆地和山城大峡谷生活了半个世纪，挤压得我好苦、好累，我的心血管像那奔腾喘息的长江一样，多么想冲出夔门，冲出三峡，走向宽阔平坦的大洋，现在能有机会去见识那陌生的大千世界，我怎么不高兴呢？当然，即便短暂地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离开患难与共的你，心中仍有一股无可名状的酸楚。所以，当我进入机场的安全门，踏上候机厅的第一级楼梯，向您挥手告别时，眼望着您苍老而和蔼的面影，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我这才体味到

那些老华侨离开祖国、离开亲人时，为什么总要带上一包“乡井土”的缘由了！

飞机在太空里平静地飞行。

空姐报告：飞机正飞行在秦岭上空。透过舷窗，机翼下白茫茫一片，是云的大地，云的海，云的宇宙，看不见秦岭的一点影子。原来“危乎高哉”，“猿猱欲度愁攀援”的秦岭，如今早在我们这批现代人的脚下！我感到一种获得解脱的宽愉！再望上空，瓦蓝瓦蓝的天，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是那么清新、纯净。虽然是午后两点钟，大地还是烈日似火，酷热难挨，可这儿已高悬一弯新月，孤零零的，凄清冷寂。那月里的斑斑黑点，仿佛是嫦娥的泪滴。也许她不甘于这“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吧？其实，寂寞自有寂寞的妙处。在这儿，没有喧嚣与烦扰，没有嫉妒与倾轧，没有权钱的交易……这儿有的只是一份无边的纯净。寥廓苍天任自由，可以说太空是发挥创造才能的最好天地！我且消受这难得的逍遙吧……

“叔叔，快看！”紧邻而坐的是一位同事的孩子。这孩子小时贪玩，读书时唯英语特好。夜大毕业，在一所中学任教，如今为一家丝绸公司的翻译，此次是去瑞士洽谈贸易的。换登机卡时，不期而遇。我揉揉朦胧的眼睛，问：“啥好看的？”

小伙子指着北方的天边，说：“那多像罗马的

教堂！”原来他不久前去了一趟意大利。我仔细一看，云城中一座高大的钟楼，顶天而立；丛树环绕，草径幽深：那尖顶高耸的，好似欧洲哥特式的建筑；那翘角而飞的，又像是我国古典园林。一条雪白的云龙，瞪着双眼，舞着双爪，绕城而过；一列火车载着棉花、食粮，迎面而来。云城门口，一丝云带，飘飘忽忽，仿佛传出缕缕乐音，既像贝多芬《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的名曲，又像我国古典的《霓裳羽衣曲》，也许城内的人们正在欢庆丰收，笙歌曼舞吧？我对小伙子说：“那不是罗马的教堂，而是神仙居住的琼楼玉宇。”

小伙子苦笑了一下，说：“你们的‘意识’怎么总是‘神仙’、‘皇帝’的，早该‘开放’、‘开放’了！”

是呀，我们的思维为什么总离不开固有的物象呢？自然，我们应该尊重民族的传统，但不能成为“守旧”；我们应该“开放”，亦不能媚外。我们应该怎样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拿来”国外的优秀东西，来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化呢？我深深地思索着……

飞机缓缓下落，我远行的第一站首都机场到了。嘈杂、喧闹、角逐、纷争，一齐拥来。我又感到“挤”和“压”的难受。我想，如果人们都能到太空去领略一番那难得的超脱与清净，把智